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基度山伯爵

[法] 大仲马 原著

黄蓓佳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基度山伯爵

華夏出版社

→ [法] 大仲马 原著
黃蓓佳 缩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 A.)著;黄蓓佳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94-1

I. 基… II. ①大…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098 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30×988 1/32 开本 17.5 印张 294 千字 2 插页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提要

1815年初春拿破仑复辟前夕，马赛的青年水手爱德蒙·邓蒂斯受人诬陷，被安上“拿破仑党”的罪名秘密送进伊夫堡监狱的地下黑牢中。五年以后，意大利长老法利亚挖掘的一条逃跑地道因计算失误延伸到了邓蒂斯牢里，从此一老一少开始长达十年的秘密来往。法利亚博学多才，气质高贵，聪慧过人，十年中把毕生学识灌输给了他的青年朋友，并告知对方基度山小岛的巨大宝藏。之后长老暴病而亡，邓蒂斯利用这个机会九死一生逃出伊夫堡。

出狱后他得知父亲饿死，未婚妻失节嫁给诬陷他的仇人，唯一爱护他的老东家濒临破产，命在旦夕，而所有参与当年冤案的人一个个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他决心替天行道，扬善惩恶，因此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凭一笔巨大财富和狱中十四年的身心修炼，于不动声色中把一个巴黎搅得天翻地覆。

本书是大仲马最受人欢迎的作品，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读之欲罢不能，具有极大魅力。

目 录

作品内容提要	1
1. 船到马赛	1
2. 阴谋	11
3. 代理检察官	18
4. 囚徒	40
5. 长老	50
6. 宝藏	65
7. 逃跑	74
8. 基度山小岛	83
9. 邦杜加客栈	94
10. 摩莱尔父子公司	107
11. 意大利	119
12. 罗马狂欢节	147
13. 巴黎的来宾	161
14. 阿都尔别墅	182
15. 无限透支	200
16. 人生观	212
17. 摩莱尔一家	218

18.	毒药学·····	231
19.	《恶棍罗勃脱》·····	241
20.	卡凡尔康德少校·····	256
21.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272
22.	急报·····	290
23.	鬼·····	302
24.	婚姻计划·····	316
25.	夏季跳舞会·····	332
26.	圣·米兰夫人·····	347
27.	维尔福的家墓·····	363
28.	亚尼纳来的消息·····	374
29.	柠檬水·····	396
30.	上帝的手·····	404
31.	侮辱·····	419
32.	母与子·····	440
33.	凡兰蒂·····	459
34.	父与女·····	467
35.	赤练蛇·····	486
36.	邓格拉司的签字·····	500
37.	坟场·····	505
38.	分享·····	512
39.	法官和法庭·····	517
40.	往事·····	530
41.	饶恕·····	538
42.	十月五日·····	546

1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琪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艘从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驶近港口。站在领港旁边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龄约莫十九、二十岁，黑眼睛和黑头发使他的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坚毅，是那种从小经历磨练的人才有的神色。他正全神贯注于船的每一个动作，复述领港的命令并打出迅速的手势。

整艘船只的气氛沉默而且哀伤，水手们没有往常进港时的激动兴奋，这使看热闹的人感觉到不祥的预兆，开始互相打听，窃窃私语。船主摩莱尔终于按捺不住焦急，跳进一只小艇迎上埃及王号。

“太不幸了！”领港旁边的青年脱下帽子，回答船主的询问，“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可敬的船长黎克勒先生患脑膜炎去世了。临终非常痛苦。”

“货呢？”船主问得迫不及待。

“请放心，摩莱尔先生，货很安全。”他转身对船员喊：“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令到即行，全船十来个水手跳出去各司其职。青年继续和船主谈话。

“先生，完全意想不到！开船的时候黎克勒船长只

觉得头不舒服，二十四小时以后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我们照例海葬了他，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带回来给他家人作纪念。唉，他曾经和英国人作战了十年……”

“爱德蒙，”船长安慰道，“请相信我，老年人总要让路给青年人的。”

这时船正驶过郎德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落上帆，纵帆，三角帆！好，落帆！卷帆！”最后一个字出口，帆落下来，船几乎不再移动。邓蒂斯接着对船主说：“你的押运员邓格拉司先生已经走出船舱了，他会告诉你详细情况。”说完他走开去照顾下锚和给船挂丧。

邓格拉司约莫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的势利面孔。他被船员憎恶的程度恰好跟爱德蒙·邓蒂斯被他们爱戴的程度相等。

“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你听说我们的不幸了吧？而这位年轻人爱德蒙，甚至在船长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发号施令了。而且他没有直航马赛，无缘无故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

船主用欣赏的目光盯住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他是大副，船长不行的时候理所当然该指挥船只。至于在爱尔巴岛耽搁，或许因为船只需要修理。”

“相信我！仅仅为了到岸上去玩玩。”邓格拉司叫道。

船主转身喊那个青年：“邓蒂斯，到这儿来！”

邓蒂斯做完手头最后一项工作，小跑着过来。邓格

拉司知趣地退后一步。

“我想问问你在爱尔巴岛停泊的原因。”船主和颜悦色。

“摩莱尔先生，这是黎克勒船长的临终遗命，他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见到他了吗？”

“非但见到元帅，还荣幸地见到拿破仑皇帝。”

船主两眼发光，往四周看一下，把邓蒂斯拖到旁边：“圣上近况如何？跟你说话没有？”

“他问我关于船的事。他得知这船是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的，就说：‘哦，我知道他们！摩莱尔家族世代当船主，我从前的联队里还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

“一点不错，那是我的叔叔！老军人若是知道圣上挂念他，会感动得掉泪呢。”他慈爱地拍着爱德蒙的肩膀：“你做得很对——只是别叫人知道才好，否则要受连累。”

“我不怕，我只是执行船长命令。”

邓蒂斯离开之后，邓格拉司又挨过来：“他已经解释原因了吗？”

“理由再充足不过，是黎克勒船长的遗命。”

“那么那封信，他交给你了吗？”

“哪封信？”

“除了船长派他送到爱尔巴岛的一包东西外，还有一封信。”

“你怎么知道？”

邓格拉司脸有点红。“我经过船长室门口，从半开的门里看见船长交给他这两样东西。”

船主断然回答：“没有这回事。”

邓格拉司神色十分狼狈：“那么是我弄错了？求你不必对邓蒂斯提起。”

这时候邓蒂斯已经应付完了海关和卫生署的例行检查，再次向船主走来。邓格拉司乘机退走了。船主很亲热地邀请邓蒂斯一起吃饭，后者便显得相当为难。

“摩莱尔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情。可我……你瞧，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我爹了，我该先去看他。”

“去吧去吧，我等着你。”船主通情达理。

邓蒂斯再次犹豫一下，终于说：“我还得请你原谅，看过父亲之后，我必须去另外一个地方——”

船主哈哈大笑：“我怎么忘了，在迦太兰人家里，还有可爱的美茜蒂丝——你的未婚妻在等着呢。她已经到我这里来过三次，打听埃及王号的消息了。好好，我应该把时间还给你。需要钱用吗？”

“谢谢，我有三个月的薪水。我可以走了吗？”

船主略一沉吟：“黎克勒船长临终前，有没有一封信要交给我？”

“没有，先生。他那时候已经不能动笔了。但是你使我想起了的一件事，我必须向你请两个星期的假。”

“是结婚？”

“首先是结婚，然后去巴黎一次。”

“没有问题，邓蒂斯。埃及王号卸完货后要过三个

月才能再出海。你只须在三个月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再次出海不能没有船长。”

邓蒂斯兴奋地叫道:“什么?你要我做埃及王号的船长吗?这是我心里最大的希望呀!摩莱尔先生,我代我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你。”

“去吧,孩子,去看看你父亲和美茜蒂丝,然后再回到我这儿来。我得留在这儿和邓格拉司查查账。告诉我,假如你当了船长,你愿意把邓格拉司留在船上吗?”

“先生,如果你问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仅仅谈他的本职工作,倒也无可指责。话说回来,凡能获得船主信任的人,我一定会尊重他们。”

“好,邓蒂斯,你是个十全十美的汉子。去吧,别让我再耽搁你了,祝你好运!”

船主微笑着,目送邓蒂斯跳进小艇,由两个船夫划船把他送上码头,消失在卡尼般丽街拥挤的人群里。

此刻邓格拉司也走了过来,站在船主背后,目送那青年水手上岸。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爱德蒙·邓蒂斯,眼里的神色和内容却大不相同。

邓蒂斯横跨过卡尼般丽街,顺诺黎史路折入米兰巷,走进左手的一家小房子,一直奔上四楼。他年老的父亲此时正踩在椅子上,把窗口的牵牛花和萎草花编扎成一个花棚。邓蒂斯扑上去,从后面抱住老人的身体,快乐地大叫:“父亲!我亲爱的父亲!”

老人吓一大跳，回头见是儿子，身体一下子失去重心，跌倒在儿子怀里。

“亲爱的父亲，我回来啦，我们现在要过快乐日子了！”邓蒂斯把黎克勒船长突然去世、摩莱尔答应让他接替船长位置的消息告诉了父亲，说：“你想想，我二十岁就当船长，薪水一百个金路易，还可以分红利！这真是想也不敢想的好事啊！”

父亲高兴得满眼含泪，抓住邓蒂斯的手不放。

“我拿到第一笔钱，就给你买一座小房子，要带花园的那种，让你种满牵牛花、菱草花和皂荚花。你怎么了？父亲，不舒服吗？我给你拿点儿酒去。”

老人歪倒在椅子上，竭力劝阻儿子别去打开碗柜。邓蒂斯坚持要给他拿酒，终于发现碗柜里空空如也。这时邓蒂斯脸色发白，眉毛上冒出冷汗。

“父亲，你没有钱了吗？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了两百法郎的呀。”

老人告诉儿子说，他们以前欠了邻居卡德罗斯一百四十法郎，邻居来威胁他说，如果不还钱，就去找摩莱尔先生讨。老人怕连累邓蒂斯的名誉，只好给他了。所以老人在三个月里只靠六十法郎过日子。

上帝饶恕我？这太使我伤心了。爱德蒙哭着跪到老人的膝前，把一个口袋拿出来，里面有十几块金洋，五六块银艾居，和一些小辅币。“拿去吧，去买些吃的东西，再雇一个佣人，我不能让你再孤零零地留在家了。我还私带了一些咖啡和上等烟草放在船上的小箱

子里，明天早晨可以拿来放在你手上。”

这时候他们听到敲门声，正是他们的邻居卡德罗斯过来探访。他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黑发蓬松，是个替人做衣服的裁缝。他一眼瞥见邓蒂斯抛在桌子上的一把金币和银币，黑眼睛里忍不住射出贪婪的目光，叫道：“我的孩子，你好像发了财回来啦！我方才去码头，碰到我们的朋友邓格拉司，他告诉我你快要当船长了，你这只得宠的小狗！先来接受老朋友的祝贺吧！”

邓蒂斯应付他的态度彬彬有礼，带着掩饰不住的冷淡。他向他们告辞说，他必须到迦太兰村去一次。他拥抱了父亲，又向卡德罗斯挥挥手，走出房间。

卡德罗斯磨蹭了一会儿，也走下楼去，与等候在西纳克街拐角处的邓格拉司会面。原来是后者让他去试探邓蒂斯的态度。精明的邓格拉司猜测到了摩莱尔要让邓蒂斯当船长。两个人对这一消息各自心怀鬼胎，抱有不同程度的忌妒。卡德罗斯幸灾乐祸地告诉邓格拉司，邓蒂斯现在到迦太兰村去了，他恐怕会在那儿遭到麻烦，因为美茜蒂丝有个二十一岁的威武的堂兄，追她追得很紧。邓格拉司一听此话，便兴致勃勃拉卡德罗斯到通往迦太兰村的路上去守候。指望能看到一场好戏。

这两个人进了路边的里瑟夫酒家，一边喝起泡的梅尔姬酒，一边注视百步以外的迦太兰村庄。那里住的是三四百年前从西班牙过来的移民，他们在海边的村落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美茜蒂丝便住在村中一座爬满青藤的小屋里。她父母均已去世，独自一人靠社会救济金生活。此刻她斜斜地靠在壁板上，在跟经常照顾和保护她的堂兄弗南说话。她有一头乌玉般的黑发，羊脂一般柔润的眼睛，手臂裸到肘部，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美如女神雕像。纤细的手指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把花瓣撕碎，散播在地板上。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绣满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不安地轻轻拍击地面，丰满匀称的小腿展露无遗。

她的堂兄弗南坐在离她三步开外的椅子上，跷起椅子的两条后腿，手肘撑住一张虫蚀的旧桌子，眼睛里的神色烦恼不安。他刚才已经是第一百次地向美茜蒂丝求婚，却与从前一样遭到她的婉拒。她告诉他，除了爱德蒙·邓蒂斯，谁都不能做她的丈夫。这句话使弗南双眼通红，恨不能拿刀子把邓蒂斯即刻刺死。

邓蒂斯恰在这时兴冲冲叫着美茜蒂丝的名字冲进门来，两个情人在照进门内的马赛的阳光里紧紧拥抱，极度快乐，忘记了周围世界。

弗南在一边看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不自觉地把手按在腰部皮带的短刀上。邓蒂斯偶然瞥见了这一动作，不禁怒气横生，声称他在美茜蒂丝家中怎么会碰见一个敌人。善良的美茜蒂丝不愿这两个自己最亲近的人反目成仇，硬是把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弗南无法忍耐这一幕场景，疯子一般狂奔出去，撕扯自己的头发，大叫他的不幸。

这一切情景都被坐在凉棚里喝酒的卡德罗斯和邓格拉司看在眼里。他们假惺惺地邀请他喝酒浇愁，一面竭力挑拨离间，火上浇油，嘲笑、讽刺、挖苦，无所不用其极，把这个鲁莽和暴躁的迦太兰人挑弄得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此时卡德罗斯已经被一杯又一杯的酒灌得醺醺欲醉，而弗南正在被爱情之火猛烈焚烧，只有邓格拉司独自清醒，作出了一个干预邓蒂斯命运的阴险决定。他眼望着邓蒂斯和美茜蒂斯手挽手走出迦太兰村，走近凉棚，假意向他们致意，劝说他们应该赶快举行婚礼。年轻的邓蒂斯涉世未深，善良纯洁，只希望天下所有人都来分享他的幸福，便回答说准备明后天就在这个里瑟夫酒家举行婚礼，希望他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包括邓格拉司先生，卡德罗斯和他敬爱的兄长弗南。

“是明后天举行婚礼吗？你太匆忙啦，船长！”

爱德蒙微笑着：“邓格拉司，请不要给我一个不属于我的头衔，那或许会使我倒霉的。”

“对不起，我只是认为匆忙了一点，埃及王号在三个月内不会出航的。”

“人总是急于得到幸福，邓格拉司先生。何况我接着还要去一次巴黎。”

邓格拉司叫起来：“我的朋友，你真的要去巴黎开眼界吗？”

“不是我自己要去，是黎克勒船长的最后差遣。”

“啊，啊，我知道了。”邓格拉司说。他已经明白了邓

蒂斯去巴黎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给他的那封信，这使他心里转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暗暗地说：邓蒂斯，我的朋友啊，你还没有正式做到埃及王号上的第一号人物呢！

2 阴谋

邓格拉司用他的眼睛跟踪爱德蒙和美茜蒂丝在圣·尼古拉堡的拐角后消失，才回过头来。弗南已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周身发抖。卡德罗斯结结巴巴地唱着酒歌。

“我亲爱的先生，”邓格拉司对弗南说，“我听说你曾经爱过这个姑娘？”

“我崇拜她！”

“可她眼看要跟邓蒂斯结婚了，你却坐在这儿一个劲抓头发。想不到你们迦太兰人这么窝囊。”

“我要刺死邓蒂斯，可是美茜蒂丝对我说，假如她的未婚夫遭遇不幸，她就自杀。”

邓格拉司自言自语说：“只要邓蒂斯不当船长，她自杀一百次又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对着弗南：“喂，我看你又老实又可怜，帮你一次忙怎么样？”

卡德罗斯醉意朦胧地插了一句话：“你帮什么忙？”

邓格拉司先打发他：“喝吧喝吧，别来打扰我们的事情，你才有三分酒意，得把这一瓶喝完。邦费勒老爹，再拿点酒来！”

弗南有点迫不及待：“先生，你刚才说——”

“对了，我答应可以帮忙。照我看，婚事很容易打